

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先鋒場

33

日 五 月 三 年 八 十 三
(版 出 六 期 星 連 每)

本期本要目

謀和必先倒閣
上海和平代表團帶回來什麼
怎樣渡江？怎樣防江？

蔣總統想看時事公報
在陳誠統治下的台灣

毛澤東的「沁園」春

共區的戀愛

共區的大學

中真相共
輯特
共區的都市政策

透視財政改革

湖南往那裏走？

張羣入川碰釘子
梁漱溟這個傢伙

程言雜誌社發行

上海和平代表團帶回來什麼



上海和平代表團負責敵門使命，這次到了北平，便喧騰的殺機稍減了一點，南方的和平的憧憬加強了，連北方的氣氛也濃重起來了。

是的，這四位上海和平代表的份量，遠在南京那八位代表之上，中共最高領袖把他們當做「上賓」接待，優禮有加，尤其邵力子被共方所重視，在廿日中共舉行一個包括四百多民主人士的盛會，邵力子被列為上賓，並且，與周恩來、葉劍英、李濟深、沈鈞儒等會舉行五人圓桌會議，具體地討論初步問題。因此邵不像在南方的消息，打瞌睡的時候少，面部常露笑容，與許多來訪的民主人士無顧忌地攀談。

而葉劍英到招待代表諸公所住六國飯店，以移樽就教這一點看來，「葉市長」似乎的確很重視而尊重這個代表團的。

然而，我們並不能以此，而衡量和平前途之成敗。

現在，這個代表團回來了，他們此行，所討論和平種種問題之經過與其結果，當局不知為什

麼嚴守秘密，絕難透露，和談是大家人民的事情，而和談的內容却諱莫如深，裏面自然有文章。當和平使者剛從降落的飛機中走下，帶來北方的塵土還沒有拂拍時，就說：「和平前途

困難雖多，但仍樂觀。」可見國共雙方在和談上

的距離，還沒有到達利害一致成熟時期。

而和使所發表的書面談話中，也是這樣說：

「同人等深感和平前途困難尚多，但希望很大」

•據悉，中共對和談確有新表示：

一、堅持裁軍，共方認為解放軍足夠控制全國，保障人民。
二、先將陳誠、薛岳，胡宗南，等免職，以防止地方勢力抬頭，阻礙民主統一。

三、對於未來聯合政府，國民黨所佔人數為三分之一，共方也將不予以考慮。

因此，一般國民黨保守派認為這樣和平不平，確實「困難」，不過，這傳說，在事實未證實前，只能姑妄聽之。

至於，懶辦戰犯一條呢？葉劍英又如上次對南京和平代表團所答覆一樣，簡直近開玩笑：

「那是無所謂的，像過去抗戰以前及勝利以後國民黨不是一再宣稱通緝過毛澤東，和朱德麼？並且選出了巨大的賞金，捕捉是多少錢，畢竟又是多少錢，但是結果還不是……哈哈」。

於是，上海和平老人，把這席話轉告名列戰犯者，使那些戰犯恍然大悟，原來中共屢次廣播像煞有介事的「戰犯」，就是這麼一回事，從此吃了定心丹，篤定了。

但，此說，頗難證實，亦只好姑妄聽之。

總之，這此四位和命老人回來了不肯，公開

結果，他們有沒有光榮地完成了任務，局外只有待將來的事實的答覆。 (黃宗津)

儘管廣東的蘇岳在省黨部大放厥詞，要國民黨員苦鬥三年，他似乎在算國民黨的命，民國四十年，第三次世界就會爆發，民主國家集團就會勝利，儘管合省行政會議，陳誠發給出席人員每人一本的英國的工黨的政治與組織一書結論中說，我們如果根據三民主義，參照英國工黨施政的經驗，一定是最強必勝，但孫科終於到了南京，立法院也在南京復會了，據和平使者園北行歸來後，首都是進一步在商討和平方案了，現在倒孫內閣運動，已必將展開，留穗的一部份立法委員見勢不妙，亦有懼退態度，立法院副院長劉健羣亦將於日內來京。孫科自到京後，他一方面託吳鐵城向各方緩慢，並且於三日最在國際聯歡社舉行記者招待會，他似乎是重在「解誣」行政院遷都的原委，目的當然是希望立法院能諒解他，支持他。

本刊在以前二期中曾經指出，孫科的盤踞廣州，此是不準備再到南京的，他想拉住一部份立委，和南京方面的李代總統對抗，以不合作的方式，阻撓和談的實施，使黨內形成和戰兩派，但今天的大勢，不允許這樣做，在廣州的時候，外間常傳孫科曾辭職之說，我們早經指出他是一樁姿態，我們以為孫科自拜命組閣以來，除了發表備戰言論，子和談工作不少的影響以外，簡直是別無用心。

在和平將到來以前，「和平高於一切」，我們主張孫科馬上滾開，局部的改組，對於當前的局勢，並無多大裨益，祇有孫科的倒閣，才能證明國民黨的主戰派的完全垮台，我們更要想立法委員大聲疾呼，數辦孫科，以謝國人。

怎樣渡江？怎樣防江？

地腹迫直滅殲迴迂
安偏爭力調協海陸

——加 利 陳 ——

互爲敵對的，但卻一同與自己政治思想相反的大城市，可是，如記者在上期本場刊上所說，由於京滬等地出現在戰場上的今日已經成了個死角。因此，是儘管政府軍在自己主觀的願望上可能的努力，維護着南京、上海等處的困難。那死角的作用造成了政府軍在兩淮大軍南撤以後，南京、上海等處的困境。退則唯有落入大海，進既不能把揚長江淮。

且正配合着山區地帶的游擊隊，無不都在規化了起來。而迅速的發展，並非是這樣的新形勢所出現的第三，也見諸中共廣播軍三縱隊的成立。「華南人民解放軍」的確立，便決定了

人條款和他雖然還是悶葫蘆。據政府和平的相傳：政府希望獲得對等的和平，否則寧願玉石俱焚，高級人士相信：政府在今後三個月內，可以擊敗一百萬完整的軍隊進入戰場，屆時國際局勢可能有所變易，美國援兵一定可以替垂死的病人注射一劑強心針。死硬派們，依舊還樣咬定，他們已經準備安撫中國，改革積習，，復日還將他們已經準備做來，不惜把中國陷於破裂，而王謝，可能的得，縱可的能，而王謝，不惜把中國陷於破裂，

先，正是中共軍事力量發祥之地。在這裏所埋下的過去的種子，震動了江南、江西、湖南、湖北、陝西、甘肅、寧夏、山西、河南、安徽、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海南島、香港、澳門、西藏等處，使那裏的人民和政府都感到了威脅。在這裏所埋下的過去的種子，震動了全國人民和政府，使他們感到了威脅。在這裏所埋下的過去的種子，震動了全國人民和政府，使他們感到了威脅。

據另一有資格軍事權威，加以剖析，強調謂：據可靠統計，在京滬杭衛戌總司令湯恩伯所直接指揮會下，政府軍僅有三個軍，人數不超過八萬人，已經退駐於長江以南，而原駐揚州的周長南兩個軍，二萬餘人，經已潰退江南，又從塘沽撤退的侯鏡如第十七兵團，包含青年軍二個師和一些其他部隊，人數也頂多不過三萬人，合計起來當不足十二萬人，其現據地由皖、鄂、豫開調京滬，期與湯部靠攏之白崇禧所部四個兵團（張軒、張淦、宋慶齡）一個軍（李覺）二個

可惜的是，這位死硬派自己說：「在江淮之上，一擲孤注的時期，現在是已經過去了」。以上所述均見新

共軍幾時飲馬渡江



今天的軍事形勢，已如一盤殘棋

，是江彷彿是「楚河漢界」，共軍未

正式渡江，而江北面，只有第六兵

團李延年，四川軍

楊幹才等殘兵敗卒孤忠苦守，最後

擡點橋頭堡上，因此可以說被共軍

差不多已肅清，江的南面，國軍的

「車馬砲」幾乎也已吃光，只剩下

一兩個「卒」和不全「士」「象」

在支撑殘局。時至今日還有可憐的

主戰派，想憑幾個殘「卒」，負江

背海一戰，而支撑江南，而李代總統

等，也想把「士」「象」擺一陣

勢，企圖拉成「和」局，後者能成

功與否，尚在未定之天，前者是癡

人夢。

不是麼？關於共軍渡江的條件呢？一句話早已建立了，可謂萬馬奔騰等渡江。

一、大軍整補休息，總結淮海戰役的經驗，研究大江南岸的戰略形勢，外電曾傳劉伯承在石家莊檢討淮海大殲滅戰及攻堅戰之特點，

雖不足為憑，但可見解放軍已在提昇經驗了。

二、大軍取大江北岸的戰略據點，創造敵前登陸的優越條件，在巢湖流域，共軍控制了舒城、廬江，無為集、含山、和具，在兩浦這一橋頭堡地區四圍，共軍佔領了全椒、烏衣、六合、儀徵。在運河與長江的十字路口，共軍佔領了揚州，泰興，靖江。而自鄂以下，南海，海門，啟東均想陷落入共軍之手。因此從安徽到崇明的一段江面，都已完全暴露在共軍砲程之內。

爲了迎接劉陳大軍渡江，江南土共游擊隊根據地，已在向外發展了，介江漢之中，重湖之右的湘鄂贛湖地區，王人抄種下的火種勢將漸成燎原，幕阜山脈地區已出面欲來，而黃山山脈地區，茅山太滆一帶及四明山脈地區，已盤馬彎弓，待機而發，更值得注意的，就是共軍華南三縱隊成立了。

可是，共軍飲馬江岸，雖然有「拿一份來給我看」。對時事公報，總統的語氣說。「是的」，待衛人員答道。

「報告，總統，時事公報早已停刊了」。蔣總統帶着驚奇的臉色說。

「爲什麼？現在李宗仁不是早有命令可以復刊了？」

「可是目前該報還沒有復刊」，待衛人員小心地答着。

「可是，在這裏我們也不難覓見，退居以後的蔣總統，對於民間生活情緒，還是很隔膜的，難怪他在朝的時候，爲一些人所蒙蔽。

(記者按：寧波時事公報是寧波具有歷史而有正義感的報紙，卅七年十月上旬因刊載自衛隊叛變消息而被無禮勒令停刊的。)

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呢？據熟悉內幕者的答案如下：

假如說，國民黨的「和平運動」是用政治手段，「求和以備戰」，以達成軍事上的目的，那麼共軍的遲遲不渡江，則是以軍事配合政治上的反攻，政府自長瀋，徐蚌，諸役以來，損兵折將，迭失名城，亟需喘息的機會，於是，便利用「人民渴望『和平』的心理，進行和平攻勢，全國收回人心，及分化中產階級的革命力量，共方看得準，不急於渡江，反大開和平之門，提出了八項，進行政治的鬥爭，以求得到與軍事上相等的政治勝利。

運動，是用政治手段，求和以備戰，那種共軍

的遲遲不渡江，則是以

用這時期，加緊整編軍隊，肅清華北的國軍殘餘勢力，以免後顧之憂，同時開闢補給線。

渡江何遲遲之謎，我們搞開了

現在和戰還在悶葫蘆裏兜圈，但據說共軍渡江號角總有一天要吹得響的。

(本刊記者秋光孫)

覽江終古流殘淚
東流從今少大風

在陳誠統治下的台灣

陳誠主台，爲的是佈置撤退的後路，想在這裏重整旗鼓，來他個再革命的玩意兒，他們這種態度，非常明朗，以鄭成功精神爲標榜。

人像 有多的了。
台灣人實際上不會承認
這套欺人的「緣份」的。
是成，他們比誰都更明白造
是什麼？他們今日苦難甚根源
這當陳誠登台的時候
一頭，有些台灣人緊皺著眉
一條槍桿子！」這語氣
下去。他們可看出台灣人對
生活，是沒有好印象的，而這些
軍人是日本人統

很直覺的會勝過陳儀呢，僅僅總以爲好說話些，武官人則硬碰硬脾氣醜，而且剛拔槍給你瞧眼色，憑着這種觀點而來，當陳道明上任時，的確，安靜了些，如今陳誠來了以後，台灣人可再也不會以爲去了一个「魔鬼」了，再來的就不是一個鬼了。

台，便打出「革命的口號」：「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時候，陳誠也會上書稱他的「青田佬」，自從東北鋒頭碰平日影「荒島」以來，就時常在與親友閒談之間，發着「大勢已去不可為矣」的悲嘆，現在又抱笏登上台，難道是自有可為嗎？這個只有陳成自己才還沒有「人民解放軍」的武裝力量，也還沒能轉說得出！台灣還沒有所謂土共的活動，要台灣人民捲荷包是不來的合宜的，所以聰明過人的，不自由都日益貧困，日抗的，普遍藏著一股反地下火，無時無刻

道，生們活取利。但是台灣人的生存權利，在不斷地向著上去。在這些基地上被擁開去，他們從原來的生

陳儀統治台灣，採用的是「溫和」政策，對於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社團還有一點形式上的自由；可是，一行動的表現竟無法掩蓋一個所謂「溫和」的政策底罪惡，像在國內做慣了的蛆蟲和饑餓虎虜一樣的瘋狂榨取和剝奪，終於激起了「一二二八」暴動。於是乎陳儀遂不得不揭開了所謂「溫和」政策底內容，人間殺戒，讓台灣人知道自己的是這樣「親愛」自己人的。

支，他是借助於工人的雙手來推動印刷機器。陳儀下台時，台灣的發行總數在六十億左右，而魏道明在他的一年七個多月的任期内，就已經額增加到一千二百四十餘億（據台灣銀行發言人說，到一九四八年底止，台幣發行總額如上載，我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譙任）。總結魏道明的「政績」，最顯著的事實就是把台灣完全推入惡性通貨膨脹的深淵裏去。

如果一定要在形式上找出不同來，那麼魏道明的生活更其豪富奢侈，太太善於經商賺錢，在卸任返歸國內時，一個人的行李就有三百件之多！經過了陳魏兩個官僚的搜括劫奪，台灣人生活已經面臨着可怕的危機，物價日漲，通貨泛濫，目前台灣生活程度幾乎要比上海高達兩倍有餘，並且情形還在不斷惡化下去。另一方面，時稱人物多如牛毛，祕密的逮捕和殺戮報紙都是官辦的，所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民權利早就被剝削淨盡，甚至連學生住校寄宿也給朱家麟下令取消了。政府在這裏所執行的統治政策，其特點是一面比較少用公開的強迫手段，例如征兵徵募的慘劇，這裏發生得較少，而是採取專賣獨佔和濫發紙幣以達到巧取豪奪的目的。一面是勾結政客，通過他們而伸手剝削人的皮，後一點的對象包括日帝國主義統治時代的御用紳士和要算官商合辦的華南商

至土生的地主財閥官僚政客。都撈得一份兒，他們是誰也沒有資格攻擊誰的。就以「二二八」那次苦迭打說，一份土生的地主財閥官僚政客企圖乘着台灣人民對新的統治（比較的說法，這是舊的日本人統治以後的統治，形式上有不同，但本質是依舊的抑且或過）的憎恨想要奪取台灣的統治權，因此一到失敗告註定時，這批傢伙便紛紛地向當政者出賣了人民，藉此保住他們這些傢伙的身家財產。這些變節的叛徒其中最凸出的一個，是「台灣政治建設協會」，和「台灣青年民主同盟」的負責人蔣渭川，他從「二二八」最活躍的領導者竟一變而爲軍統的「要人」。

果。「半山」（台人稱那些來自國內的高等台人）們之能够躲在統治者的袖子裏，施行瞞蔽粉飾的技倆，正是這種弱點被他們利用了。陳誠的主計，爲的是佈置「撤退」的後路，想在這裏「重整旗鼓」，來他個「再革命」的玩意兒，他們這種態度非常明朗，以鄭成功精神爲標榜，二月十三日「孫立人將軍特率同官兵二千多人，參加鄭王祠祭典，並且由演劇隊演出古裝四幕名劇「明末遺恨」？」顯然，陳誠的大命是辦不到的，儘管他擺出一派漂亮的花樣經，大貼其「廢漢」「爲公」的廣告，大下其「人民不准穿軍服」「公務員不准穿西裝」的命令，而且還把什麼「新土地政策作爲當政之一，居然也大唱其「耕者有其田」，不是嗎？國民黨統治的二十多年，不能冤枉它沒有震天價的喊過，但是做到看得見嗎？天曉得！台灣人民也曉得，這是勉強不來的，台灣的土地百分之六十以上控制在政府手裏，却一向就無法平抑米價，這幾天來糧食的嚴重恐慌實不相上下於上海蔣經國

一手攬成的『業績』！面對着這種情形，陳誠能有什麼辦法呢？

不要天高地想望陳誠能有什麼花頭吧，整個統治底本質是難以更改的，相反，却一這要做得比陳儀和魏道明更賣力，這是因為陳誠企圖依靠台灣來作為『民族復興根據地』的緣故。

但台灣人民由於祖國人民力量的增長增大，給以無限鼓勵，加以政府對付他們的手段太殘忍了，自然他們唯有反抗以求像樣的生活，總司令彭孟緝（現管警備司令）在是警備副總司令了，總司令由陳誠兼任）如何大言不慚地，一宣再稱台灣的革命份子已統統打殺乾淨，可是無情的事實却一再證明了這話是不可靠的：（本年元旦，由署名「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台代表團」和「台灣省民主自治委員會」，「台灣省公務員立功委員會」三個團體所聯合發佈的文告，皆遍流傳於各機關各社團和廣大人民羣衆間其他爭取自由民主運動更是層出不窮）。台灣已經開始在選擇新生的大路。

亂，難於處理，而十分煩惱恰巧還時候，張羣，自告奮勇，願意效法宋子文之開府，五年，欲重歸四川，安定川局。聽說蔣總統最初不贊成這樣做，最後因為大局急轉，祇好讓他走了。

在軍情緊急的今天，鄂西共軍已經攻陷竹山，陝南的共軍逼近白河，企圖入川，昭然若揭，而張羣却頑吃「回頭草」，一個中自然有道理的。

原來張羣雖為川人，而川人對他無甚好感。民國二十七年，劉湘死後，政府發喪張羣入川，但遭川軍人反對。劉湘幕後人物王纏楮

個師長，事實在劉湘的全部隊，都由他一個指揮的。政府見形勢不佳，收回張羣主川的命令，另行發表王纏褚主川，後來王纏褚到前線去抗日，蔣先生以軍事委員長的身份兼四川省主席，由張羣任副主席，張始得主川，經過這一番周折，張即卸任而當行政院長，滿以為聲譽已高，現在回到四川省已可操縱如如，欲以四川爲他的根據地，實行川康黔桂的西南聯盟，以反抗共軍力量的伸入，如此進可以與中央及西北華南互相呼應，退也可以保守西南半壁。那裏曉得會碰了這麼大的

一個釘子
劉張羣初入川時，行蹤資糧，不接見任何客人，因為他知道四川的一蓬亂髮不容易整理，非但不要看準了脈，才可症下藥。經過不斷的思慮，對於脈路才有一答覆，首先預備巴失掉四川人的心的王陵基開刀，使川人對他觀感一新的王陵基用劉文輝的軍隊，還挖來胡宗南的隊伍相繼以作安定四川的資本。

前進朋友」，他內部下，都是自己內親屬，姪兒劉元璽任軍長，劉元璽任師長，劉元璽任軍長，劉元璽任司令又將交治劉元璽，女婿伍培英任軍長，他以子姪爲活動核心，高喊「四康一家」等口號，自則當局於成都，利用四川軍人連絡，即開創的武德會的關係與許多四川舊軍人暗中聯絡，作入山的步驟。自蔥是總流員位後劉文輝對四川的垂涎更是顯露，他覺得要奪取四川，在目前的階段中，正可說是一個良好的機會了，所以當張羣出任重慶授署主任四川之後劉則親自跑到重慶與張羣聯絡，同時誇張自己在西康回雅安不久，十四日那天，西康竟衝進了成都，使王陵基猝不及防，並且，不但川中人士，爲之驚奇，就是全國朝野人士，也莫不以的眼光注視這一個問題。因此

張羣入川碰釘子

毛澤東大家都知道他是中共的領袖，是馬列主義的信徒，但却不知道他還有一套詠風弄月的才華，中國文學的修養，他在三十五年一月十五日，曾經在陳銘德所辦重慶的新民晚刊上，發表了一首詠雪的詞，試寄沁園春，其詞云：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
長城內外，惟餘莽莽，大河
上下，頓是滔滔，須晴日，看江
山如多此嬌嬈，引無數英雄
素裹，分外妖嬈，河山如此，盡
折腰。惜秦皇漢武，略無建
樹，唐宗宋祖，稍遜風騷，成吉思汗，只識
大雕，俱住矣，數盡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的給各詞人毛澤東將此詞填好以後，便寄在新華日報上發表，其詞云：「念載重逢，意共雙，青梅酒，余憇憇，黃河，伯仁，世沿沿，鄒笛山陽，伯仁，國士，惡代妖嬈，傷心苦，華信美，拔劍難平塊，晶高，才華，猶輸氣概，看千古詞人，共折腰，才華，蘭容若，君與我，納稼軒居士，稱黃州，要上天下地，贊意願。」

「國步艱難，寒暑相推，風雨
共飄，金九夷入寇，神州鼎沸，八
方多嬌，恨千仞金衣裏紹慶，把
鐵鑊廢鐵，前輸外寇，飛機大砲，
一手遮天，神聖付託，後引中
國，民生力盡離。堪笑甚，學狙公
賦，四暮三朝」。但對毛氏的詞也有人引爲是「雲臺」，而希望他放下干戈，在當時如孫復工亦次韻唱和其
詞云：

「大好河山，昨方雨歇，今又
烟飛風飄，痛鯨波濤勇，雷奔電掣，狼
煙互起，石獅山集，血戰八年，屍
骨，我炎皇，百代奇仇，一旦銷，應記取。
方逢，且莫把孤忠，雲橫消，看導

賴班超，滿目瘡痍，遍地荆棘，國事何能再動搖，君且住，早回頭是岸，勿待明朝一。還有「三湘才子」易君左，亦有一詞，載當時掃蕩報，詞云：「一國民如糲，葉落花飛，梗斷蓬飄，痛紛紛萬象，徒呼負負，茫茫百感，對此滔滔，殺吏黃巢，坑兵白起，幾見降魔道愈高，神明宵恩支離破碎，莫道妖嬈，黃金雞貯，阿堵任治態，妖容畢細顯，看大漢孤臣，生擒讀到，令人香草死剩雖騷，念參以千秋功罪，古史無私細雕，這才亮，又漫漫長夜，更待明朝一。」前人爲毛氏內心圓春一詞，子大的口氣，是含有以帝皇自况的，人憫人思想，但也有人他以爲有悲的封進色彩，他批評過去的帝王，「春秋功業」，完全是對的，惟有批判歷史，才收造現在！

其區青年也鬧戀愛的苦惱麼？



新的戀愛觀普遍地為共區每一個革命青年所接受，他們所關切的問題，只是男女之間思想上的共通點，對革命的信心與貢獻，換句話說戀愛的條件，合於志同道合這一個前提，至於說共區青年的戀愛是「一杯水主義」「和」共妻制度那是不正確的臆測或惡毒的宣傳。

，這突變使川局面中頓時紛亂，害得張羣自己導演的這「取成都」的戲，弄巧成拙，自己手忙腳亂來收拾。

- 3 -

，這突變使川局面中頓時紛亂，害得張羣自己導演的這「取成都」的戲，弄巧成拙，自己手忙腳亂來收拾。另一方面，胡宗南呢？以今大的局勢看來，確可比爲「今日姜維」，榜徨渭水邊，現在大局重心轉回粵台之際，胡氏自己命運是作杜聿明第二呢，還是第二個傅作義，無所適從，現在他觀着機會來臨，正中下懷，便先派一部份軍隊，「長途跑步」姿態闖入川中，然而胡宗南軍風紀很壞，大家咸知，保民不足，擾民有餘，川省參議會之會員一律反對胡宗南入川。

古文真賞

現在，據一般人觀察，劉文輝能如願以償，鐵成「四川王」看來還是未定之天，胡宗南部是否因川人反對而止步，也要看將來事實來客觀，至於張羣呢？不知他還有什麼妙法把今天混沌的川局，順合民情來澄清。

「前上級還特地給一筆結婚費，以便添置一些必要的東西，這樣也就解決了結婚的經濟問題。這類不幸的事一發生，借債結婚，這就更糟了。」

從共區溜出來。從共區溜出來，結果不能立足；個原因因爲遭遇到他團同志底批評，結果不能立足；因此這較然化愛，未免過於嚴酷，說，這種戀婚姻是極大的差異的。買賣式由戀愛一骨子裏是買賣式，只與人情有背，事實則不智的，真正得自由，只在共直的戀愛才算得自由，這是由戀愛和合理，關於，共區青年結婚的，但這裏已經不爲一般人注目的，結婚的儀式還是娶嫁的，而且也並不失去禮的情形，在喜慶的，如果男的或女的一頓雖未盛而並不奢侈的，四鄰親戚都要前來，連上級的首長也要親來，有時大家還集體跳舞來，真是「盛况空前」，這便是更熱的，那便更熱的，這便是革命的，如果男的或女的一頓雖未盛而並不奢侈的，四鄰親戚都要前來，連上級的首長也要親來，有時大家還集體跳舞來，真是「盛况空前」，這便是更熱的，那便更熱的，這便是革命的。

共 區 的 戲 劇

名振龍

說起共區的劇
劇工作，是以「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的辦法，那就 是集體創作和集體導演的藝術方法。 提起集體創作和集體導演就很容 易想到是

組織的秧歌隊也能做到這樣，譬如延幾橋贊仰的秧歌隊都能自己寫出很好的劇本供自己演出之用。出自工農手筆的「小姑賢」、「新張良寶布」，「瞎子算命」，「壹世凱再世」等已在延安印成單行本發售。

秧歌隊在創作一個劇本之前，首先要確定的是這齣劇本的主題是什麼？一戲劇是為政治服務的，是教育人民的工具和打擊敵人的武器。這一點在共區的戲劇工作者一致認識到了的。這樣，就要求劇本的主題必須要能對當前的政治要求起到積極的作用，要求劇本的內容必須要於對當前的政治任務有着密切的配合。

三個幕劇，由幾個人分工寫，每人寫一幕。或者是：拉上幾個有名的導演團之類。是的，這也是一種集體導演的辦法，可是這裏的所提到的集體創作和集體導演，在範圍上是要更廣泛，在內容在更豐富，在過程中更長大。

爲了便於問題的說明現在就把我們學校的秧歌劇的創作和過程劇作一個介紹。

接下來的就是搜集材料的問題。搜集材料的辦法除了由參加劇作的人分工進行以外，並且隨時還約定了就推定幾個人來進行集體創作並由一人負責，這些參加創作入當中包括導演演員，作曲者，舞踏工作者，詩人和劇作者。

定一些有着豐富的實際經驗的人到秧歌隊去做報告，報告的內容當然與創作主題有關的，這種報告一方面幫助創作者對於問題有一個一般的全面的了解，同時也提供很生動的題材和人物的典型。這些有着豐富的實際工作經驗的朋友常常被邀請了來參加集體創作和集體導演，這類藝術工作者與實際工作者的合作創造出了很多優秀的作品和演出。

樂，舞蹈，表演有關的問題時，隨時可以找參加這個創作的作曲者，舞蹈工作者和導演來一同研究解決，有時也選出某幾場或某幾段唱詞交給別的參加者來幫助着寫的，但是最後總是山總執筆者中總其成，這樣就可避免不統一的毛病。

共區大學生朝氣蓬勃勃

蓬萊縣立中學，是民國二年九月創立的。當時在蓬萊縣城內設立了四個系：文教系、農工系、政經系、醫護系。各系都有幹部班和普通班。普通班有高一、高二、高三三個級別，每級有四個班，每年開學時分四個月招考。學生來源廣泛，除了本地學生外，還有外埠的學生，甚至還有外國的學生。

著生活

——此區最高等的學術機關，都是在那裏辦的。北大、清華、農大、師大、北師大、北醫大、北農大、北工大、北理大、北化大、北外、北師附中、北外附中、北醫附中、北農附中、北工附中、北理附中、北化附中等，都是在那裏辦的。北大、清華、農大、師大、北師大、北醫大、北農大、北工大、北理大、北化大、北外、北師附中、北外附中、北醫附中、北農附中、北工附中、北理附中、北化附中等，都是在那裏辦的。

學生小資生，男的，女的，無產階級的地主，大資本家的子弟：差不多少各式各樣的人都有。每系每班都成一單獨的單位，分散在村莊上，每單位設正副主任一人，副主任和隊長則駐在校園內，負責校長彭康民民主事務，都是從事民主事務的新學生，而精果了非常豐富的經驗的老門徒。他們是那樣英明，並走上新的路，是的新時代的，鍛鍊的，改造成的新青年。這是在每個學員，它象徵着清華大學的每一動向裏表現出來的新勝利，是朝氣輝煌的，是動員的新動力，是勇敢的，是堅強地領導着的。

戲排演得差不多了，就舉行預演。預演完了，向看過預演的徵求意見，再把戲加以修改，才正式演出。

在排演的過程中，劇本是常常被改動着的，有時由執行導演和演員討論了來增刪，有時經大家提意見，由創作的執筆者來增刪。

接着開始了。在排演的時候，參加集體導演的人常常就是參加戲本的集體創作的人。也還是由一個人來擔任導演的，以便在民主的基礎上集中起來。在排演的當中演出和樂隊是不斷地提出意見來的執行導演必須要能虛心的傾聽他們的意見，必須要善於把這些意見集中起

(上接第三頁)
些衛戍部隊（陳明仁，在武漢給白崇禧扣留過的）合共也不過廿二至廿五萬人，連前湯部合計，當然未足七十萬人之數。
至於海軍，由於不久以前桂永清和湯恩伯兩氏，屬於江防計劃的爭執，已經使入軒轅，其如何與陸軍合作無間，而上期本刊拙文所報導的兩則傳奇，更教人想去追問海軍的戰鬥實力。
就首都防禦的兩翼來說，担子已落在湯恩伯的身上，可是已有人把桂系的態度和湯氏的進路連在一起，說白崇禧部屬之東覲，乃是避免桂軍之陷於孤軍應戰，我們不知這種情形是否真實，果爾，在實力的項下，便除了陸海協調以外，便又要多出一項中央軍與地方軍的合作的題目要做了。

常在演出的時候派了不擔任演出工作的演員混進觀眾中去聽觀眾的批評有時候也在演出後採取座談會的形式來徵求意見，而所有些意見，就幫助着秧歌隊把劇本的創作和演出，向着更豐富和完美的路上推進的。

「不逼真和不妥善的地方，就一定非常負責向秧歌隊提醒。例如一個士兵看到一個秧歌舞演的戲中，有一個弟兄稱呼本連的連長爲「劉連長」時，他就提意見說：部隊裏的習慣，士兵們稱呼本連連長是不帶姓的，所以「劉連長」應改爲「連長」。

由於過去數年政治工作的成功，北共區老百姓的政治水準相當高。他們並不以華大的學員，儘常歡迎，他們熱誠的借給你應用的宿舍。在他們的麻煩，討厭，而相反的，他們和你攀談，方方面面大對於老百姓的東西幾乎比自己的東西還要愛護，借了老百姓的碗，必洗乾淨了才還，用了老百姓的水，每天總替他們提滿了缸才算。並且在麥熟的時候，全體學員都拿出發到田裏去替老百姓割麥，一直到要替他們挑到了場上。在炎熱的太陽光下，大家割得滿頭是汗，樹蔭下觀看，每隔一相當的時間，就喊：「同志們歇歇吧，喝一點茶再割吧！」他們就讓與老百姓攏成一片的，沒有一點隔壁哩！

日常的生活太嚴肅，緊張了，在晚
上就會更顯得興奮，熱烈。
牆報是反映在大家學習上，生
活上種種意見的園地，更簡練的方法
是貼快報，你要何人家挑戰，或
要人家答覆什麼問題，就拿一張小
條子貼在公共的場所，人家看了，
就設法同你應戰，或給覆你的問題。
不然他就吃虧。

和羣衆攪成一片

湖南往那裏去？

陳達

桂系盡力拉攏。



從國軍
丟掉大江以
北廣大地區
，政府發出

跳板，並以壯其聲勢，於晉
與白崇禧保定同期同學，而
又爲程頌雲親信的劉建緒，

便僕僕湘鄂道上，接着桂軍
補給站設於湘省衡陽。湖南

有所謂和平促進會在二月杪
推出兩位由戡亂大員一變而

爲和平人物的代表毛秉文、
朱玖瑩，到漢口去參加白老

總主持的和平會議，毛秉
文是前省府委員，開口不離

談話的角色，朱玖瑩是一位
思想戡亂的理論家，據說這

是準備以朱、毛對中共的朱
、毛。朱玖瑩到底覺得不好

意思沒有去，毛秉文回來後
，大放厥辭，說甚麼曾向白

老總貢獻如何保衛武漢的妙
計，連小諸葛都非常賞識，

當時白氏要他轉達湖南當局
希望實行每甲一兵，可以練
成三十萬雄師，幹甚麼？拆

湖南到底往那裏去？弄
得還位三千多萬湘人家長的
老百姓要向北平

看齊

老百姓要向北平 看齊

湖南老百姓顯然認爲「泛湖南主義」的搞法是不够的，三年戡亂，出兵、出糧，老百姓的痛苦不堪言，湖南實在再經不起砲火的摧毀，現在不惜繼續內戰的喪心病狂之徒，不能完全沒有，因此老百姓要求湖南要向北平看齊，而不作任何軍閥的尾巴，湖大教授、學生會舉行擴大時事座談會，首先提出湖南要向北平看齊的主意，長沙最能站在人民立場，仍被長沙錢塘公署看守。

張，長沙最能站在人民立場，說的一家雜誌「輿論導報」最近一期（第四十六期）中，有一篇「湖南應走的道路」，更具體主張湖南應即推派人民代表與中共商談局

部和平，如中共要求程頌雲不再主持湘政，程氏應準備讓賢。這確可代表湖南老百姓，進步的文化人，眞民主

人士的意見。不過目前湖南

究竟往那裏去？恐怕有待於局勢的轉變，才能分曉。

李宗仁的政治本錢是桂系部隊和武漢區政權，然而桂系軍實力不够雄厚，而武漢與廣西之間，又隔着湖南，自然李

桂系盡力拉攏。穿說恐怕是做廣西的前衛，武漢的後盾。

中央實力派死抓住不放，孫內閣倉促遷穗，大吹大擂，高呼備戰，對於湖南這塊乾淨土，當然不會放鬆。國防部，糧食部派來的專員，坐守在長沙要兵要糧，撥運出軍糧三十萬包，被上司撤職留任。最近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帶着兩個軍的番號，被調到湖南整訓，這是索性把湖南緊緊抓住。廣東的薛岳，打算把湖南作爲反共基地的守門狗，所謂四

省聯防，包括湖南在內，同時更高喊湘、粵經濟合作，湘贛監委唐鴻烈往來於廣州、長沙之間，就是搞這一套。四川方面的張岳軍，也沒有忘懷它的右翼，西南聯防會議，湖南將被邀請。

田不得超過三十畝，中田四十畝，下田五十畝，不過仍無具體辦法，能否實行，還

大成問題。總括一句話，正好像馬鴻逵的所謂「自己解

放自己」一樣，程頌雲在湖南究竟往那裏去？恐怕有待於局勢的轉變，才能分曉。

湖南到底往那裏去？弄得還位三千多萬湘人家長的

老百姓要向北平

看齊

陳濟棠海南王難做

幽風

近院又行政委員做陳濟任最
南島行海南島，自成，
下懷此他可割據海南島，
一徙政長官，還正中他的
局，南面稱王了。
但是海南島今日的情形
已不是太平島了。陳
濟任想騎在海南島人民的
無頭上，慘量壓榨，却難高枕
了。說起海南島，又名瓊島，
有一咫之隔，不但是防衛中國的
國的南海堡壘，而且也是中國
的天然倉庫——在這裏有

下。富有的資產，榔子，香蕉，硫產，其價值並不在台灣以
自從勝到現在，已經三年了，這三年的大好時光，因爲她在這個孤島上，並沒有因為她和祖國大陸有一水之隔，就有着差異，也是排演着多的悲劇。
接收時期早已成爲過去，以後的醜劇，已不必再噜嗦，經濟早已叫人失望，恣物資的事情最多也沒有說的必要了，就只睜開眼看看現實裏插着訴不盡的苦難，最大的苦難是「剝匪」，所謂剝匪是清剝馮白鴻所說剝匪是清剝馮白鴻

蔡勸軍抵瓊島，是廣東政府主席駐瓊辦公處主任兼第九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軍政大權於身，可見政府對瓊島之重視與剝削的決心，可是現在蔡勸剿匪愈劇愈多了，也說不出所以然。

價，如有餘款，交還原賦人，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一般的人民，普遍的說來，對於這種懲罰話，是應該接受的，但巧婦難爲無米之炊，

陳儀被俘之謎？

台酒二二八事大慘案導演，剛卸任浙江省主席陳儀，本月十五日上午，由杭州赴溪口，會晤蔣總統的途中，被浙東土共活捉，同遭殺止的尚有浙江省其他高級將領三人，竺灝可能在內，據說這一天上午，陳儀偕其將領三人由杭州覽橋機場起飛，降落距寧波廿華里的櫟社機場，改坐鄞奉汽車公司轎車一輛，由鄞奉路逕駛溪口，鄞西共軍得悉後，即在鄞奉公路中段之正橋附近轉灣處，用稻草石塊設計佈置，當陳儀的車子浩浩蕩蕩開來，開到這裏時，受阻停車，正當司機下車企圖除去障礙時，埋伏在公路兩側的土共十餘人，即舉槍衝上去，高喊：「不許動，不會打死你們的」，並朝天鳴了一槍示威，共軍遂入車命司機改駛鄞江橋，駛至距鄞橋五里的洞橋頭地方，共軍命司機停下，順利地把四名共方未經公佈的戰犯捉住，一面又命司機將車子開到田中去，把這個階下囚押到南橋，第二天唱着凱歌解到四明山某地，浙東人民解放軍解部裏。

實際上還些辦法，只是給混水摸魚的老客們又製造了不少的機會，人民不堪其擾，紛紛棄家遠逃，這一年多的事實便完全證明了。爲了剝匪，乾脆些說，爲了打仗最急的工作是徵糧徵買，瓊島在八年抗戰中遭盡敵冠的壓迫與榨取，已經民窮財盡，可是政府徵糧急如星火，如經傳案追徵還仍不繳納者，由市政府依章聲明司法機關制取收益，或採取其他資金抵償欠賦，即將不足或無可提取時，即將土地及其他實物拍賣抵

•的串的成
譚悲一爲
演劇連島



在這其間，張發奎主任和羅卓英等先後來視察過，而且也有過新的指示和佈置。根據他們視察的經驗，認為剿匪須將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爲了這個目的，首先出現的是組織羣工作——澈查戶口，編剿保甲，此外又定了一個「三聯政策」和「會議團會」的辦法，是將年老人婦、少女會少年人編入少年團土，婦女編入婦女會，彷彿使事實上這些辦法，只是給混的，紛紛棄家遠逃，這一年多的事實要完全證明了。

有拖長瓊島混亂的時間，讓某些人物獲得更多發財的機會。這樣的結果，造成匪區日新擴大的事實，而看不到肅清的成績在那裏。

現在陳濟棠來主治這海
南島了，關於他是怎樣一個
人，他統治廣東垂十年以上
，政治野心極大，一味專
制和橫虐，如今東山再起了
恐懼將成爲島的串悲劇演

透視財政改革方案

信謠



二月廿五

號，政府當局公佈了所謂「財政改革方案」。又在大喊「制止通貨膨脹」，「抑平物價」，「增加生產」，但是我們將改革方案仔細透視一下，可曉得不會有什麼好把戲，萬變不離其宗，還是企圖「大欺騙」、「大膨脹」，「大掠奪」。①這一個備戰方案：方案第一部份第一條切實估計本年內軍事上必需一切費用及物資作切實可靠之籌劃預為準備，而對於文教待遇則據徐堪談話稱「列未條」這一條文都不够質格，至於政治方面，則雖列為第二條，但還在「確定」中，已有第五條之多具體項目，訂出很明顯地看來這個方案是完全為今後作戰的物資經濟上準備的，證之大晚報之施政方針，內容着重在軍事方面，「收編新軍」，「加強軍

事兵力」，那麼，更屬顯然，經濟上需急謀作戰籌劃了。

②這是一個大掠奪方案，服從了上述軍事第一的目標，因為兵工、燃料、電信工程等外國器材需外匯數額，所以今後全部人民手中的外匯數額均應全部交給中央銀行或其指定銀行，來換取一張不值錢的紙頭關外匯移轉證，海關的接收也改換了開元，「開元」必須用黃金白銀外幣換購，這又是政府今後的「財源」之一，非但如此，正如徐堪所說：「爲了政府得藉此掌握一部份物資，以供軍事之用」所以今後物稅要改徵實物這樣一來政府可不受貨幣泛值之累，並且爲了今天政局土崩瓦解四分五裂的形勢，今後要更依靠地方勢力，所以方案中規定了「中央」停止「徵借徵營業稅」的進賬。而這些捐稅轉讓給地方勢力主持者，並且還規定「放寬地方徵課稅捐之強制」行了。」

說：「金圓券還繼續發行了。」



據熟悉內幕的人說：假使和談不成，內戰繼續打下去，政府準備是江天雙萬一被共軍飛渡，則退守錢塘防線，來一個主力決戰，現在已將胡宗南部隊空運來增防，胡宗南能不能守住錢塘江，那倒是將來的事，就是現在錢塘江能偏安麼？請看下面的事實吧：

諸暨

共軍游擊隊一

度

政陷，諸暨縣長

東陽邊境的黃山鎮，於本月九日自動撤退。

浙東三門

天台縣城於十一

月二日撤離，縣長及縣府印

錢塘江防線偏安能線防江塘錢

天台

日被共軍游擊隊佔領，十二日撤離，縣長及縣府印

三門

於本月十七日晨，被共軍約三千餘人佔領，當場被擊斃自衛隊長，十八日退居小區。

寧海

近日寧海形勢緊張，盛傳土共攻城之說，該縣重鎮

義烏

日前城區國軍與西安土共激戰於西區販東一帶，國

孝豐

廣苦鄉，西天目山鄉一帶，土共甚爲活躍，城鎮內

一月廿五日

所透露探「內閣」定「放寬地方徵課稅捐之強制」

發現共產黨標語，於是當日起實行「戒嚴

（本刊記者魯芬）

伙傢個這溟漱梁

了？章大是問章在有，附不得
聊，對攬混，沒和道得
：二月一報梁聊還他什麼才認得
給十過上漱記裏的我們認得！

場大家都同意，只質質報竟
看來的激進派，下辯論會，只質質報竟
在曲淺薄的言論，只質質報竟
在別的的的梁漱溟研究，只質質報竟
在當時的感觸，只質質報竟
在他的一篇文的，只質質報竟
在該報發表誰」，只質質報竟

替，過漢大篇看而羣地時烈中篇份「一」纏近
心國，去這罵妙完聽起文香的共文來安身聖往以
民現瞻個：論了說而化港反方章發危聚人開自渠
黨在攬混「一」，渠章攻戰上擊面，表「天」來認潮
進又政帳渠拍的伯之土海，的引了的下，「為漢
行來治，渠案幾鉤，也兩同強起幾身之以的「最



但是奇怪的是，在這三年中，人民不斷地遭受國民政府的壓抑，生靈苦楚，屢殺屢剝，刺削，梁公正一派，當局保守派特有緣份，生表示局下從未發過一言半句，而當今天主持大業，却道梁公正一派，是急政年中逮捕政府，轉藝公正的一時，而當今天主持大業，却道梁公正一派，是急政年中逮捕政府，是極其奇怪的。

信一發言，假惺惺地聲稱：「只不行動，可是隔了兩天，就去拜訪，重慶綏署主任張羣，梁漱溟十三日長訪兩小時半，內容一部訪問記，你謀和的苦心，我很欽佩。」

而現在中共方面人士說
我們看見；梁漱溟更清楚地顯
露了狐狸尾巴。

底，記得在一九四六年十月，正當國軍佔了張家口，決心以民主同盟領袖的身份，提出一個要共方自動放下武器的所謂「折衷方案」，因此周恩來在梅園新邨流着憤慨地眼淚，指着梁漱溟說：「以前人家說你是僞君子，今天我才知道你是真小人。」

半到現在已經二年半了，並且梁先生還說明其中原委。一九四六年國方在軍事上已經心滿意足，確乎不想再打，還不知有何根據，難道是總統召開國大，通過憲法，選舉一個備戡亂動員會，不倒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以後，還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烟燻搬動。居然能够在一年後，居前塵？梁先生的日本領事館，是因為他「公正」的面孔來，他的眼睛是雪亮，卑鄙的企圖，藏着他上面的一點政治資本，梁先生協商的但倚靠的，是我的「公正」的上面，是他的企圖，

政府祥和措施下

婺源民意代表被捕記

宋可人

● 蔡德統元日和平文告，言猶在耳，李文斌謀求和平的誠意，全國共見，可是那裏知道，就在祥和空氣中，婺源的要源山城，最近發生一件駭人聽聞的新聞：民意代表被捕的反動事件。這，雖是大角落裏的小事件，但，它實實在在的，是和平的誣爛和絆脚石！

事情是這樣，^一上月十九日，婺源縣政府派了白衛隊和便衣到縣參議長李公館去，將李文斌議長押走，又到王副議長政的家中，帶走王副議長，最後還帶走參議員程五、星江。當他們光臨李、王，程的公館時，曾翻牆倒壁，到四小時之久。至於去捉李、王和程三位時，自衛隊是全副武裝，便衣人員也有手槍一枝在手，好像面臨大敵。原因呢？說爲「莫須有」的「奸嫌」罷了。

李、王、程三位自十九日失却自由後，無日不在縣政府的監密看管中。縣府怕走漏消息，即日起實行郵電檢查，當地報紙的稿件也需縣長批過，方可刊登，否則，就要勒令停刊！這種反動的措施，無異於民主和自由開玩笑。李、王、程三位友好，在婺源縣無法營救，同時又無法向外界呼喊，深感痛苦。結果，李有一「摯友」，抗星數月逃出婺源城，跑回婺源一百又三十華里遠的鄰縣——浙江常山的華埠，設了箇通電報，要求婺源旅外同鄉一發營救，保障人權。現在華埠被擒，並向縣政府外同鄉，詳情憤慨，一致抗議縣政府的非法逮捕，並向新聞界呼籲，給予正義的援助。就筆者所知，「縣」會（參議會）會（參議院）之間的摩擦所致。

參議院謝縣長走馬上任伊始認爲，匪勢已很嚴重，幾次清剿，慚慘敗歸，傷兵甚多，每母損失很多武器。被損失的武器，因無法上報，祇得向人民要錢購買補充，縣參議會在此競相不滿，因使老百姓無謂增加負擔也。因此謝遂恨李，怪其不與政府合作。謝做婺源縣太爺，任用私黨，縱其貪污，欺騙鄉親。李文斌挺身而出，縣府方於比案該交罰款處，十四個原告方能還見天日，朱華即押在司法處看守所。如此逼供信，謝與李結下「不共戴天」之大仇！謝某圖欲下手，礙於李是民意代表，左思右想，遂株殺良心給李戴上一頂「紅帽子」，李等就在十九日就變爲「階下囚」了！這成的反動事件，在採取和平的今日，我們善良的人民，希望政府注意及此。

彈淚話英大

建 治

在這戰火高燒的氣焰中，憑空有人撒下幾滴不能立刻熄滅火焰的所謂「和平」之水。

這裏——金華，堪稱得上是戰爭烽煙中的桃源。沒有班次的火車雖然也時常載來了許多火藥的氣味和死亡的訊息，可是在這和諧的空氣中又馬上煙消雲散地無影無蹤了。

國立英士大學——這個先天不足的幼兒？倒在這個簡陋的搖籃裏，或有人以為是得天獨厚罷！其實是得天獨薄哩！

鶴零狗碎的房址

幾年來由泰東而永嘉至金華，輾轉流離漂泊顛沛的旅程似乎已告了一個段落。有家或可說被迫地在這裏住下來。可是自己沒有房屋，都是租來的借來的東一座西一座；總辦公廳，文理，法，工，農各學院，圖書館，新同學宿舍，女同學宿舍；教授及職員的住宅滿佈全城，郊外還有牧畜場。同學們常趣笑說：「金華到處是英大」。然而這畢竟還是英大的厄運，學校當局同教師盡苦衷竭力請求也不知多少次了。但是政府正忙着填那無底的「懸洞」，還有什麼閒情來管這個他（認為不關痛癢的小事）。去年十月校方曾招標在金華萬村建永久校舍。終於因砲火燒燬了角貨，物價扶搖直上，金圓券一降而為廢紙，理想中的校舍也就化為烏有，這是誰幹的？

應變和逮捕

如潮落浪退的國民黨軍隊倒曳槍桿南下聲中，各大學普遍地有應變機構的成立，英大何獨不然？由各院推定人選組織了一個應變委員會。為未雨绸繆計，應變會備糧餉，各方羅掘經費。但是社會上人士大多是同病相憐為貧弱者，誰又能來支援？大腹賈，地主爺們都敵價了可進不可出的生意，最好也只給你一個：「對不起！有能力當然盡量幫忙，可惜因為……」好聽的言詞。到南京政府去，那個鬼會給你錢？因此，應變會名雖存而實已亡，也只有以不變應萬變了。

在一連串的統統，代總統的文告發表後，大家愁天憂地抽了一口輕鬆的氣。想不到在寒假剛開始的兩週內，好多同學陸續失蹤了。現在，所曉得的統計起來共有十三位：工學院六，農學院五，法學院二。據看到的同學說：法學院政四楊樹長等在火車站附近漫步時被帶領的同志綁去了；農學院有一位同學是由農院本部出來而至城門口被帶走，曾押到郊外很遠的坟堆裏勒令跪下，面譯幾下大板，後來又不

師生的食宿

教授中除了極少數是金華本地人外，都來自各個不同的國共角逐的地方，寓居人家的房屋。房東的臉孔是千篇一律的。到了明決不肯放鬆，可憐的教授們拿到的薪水只能買薪和水，惟命債的「房租」每月絲毫不差地勒索着。

寒假第一天，我曾到一位七十高齡的教授那裏去，一跨龍門，看見他正操刀在切蘿蔔，雪的長鬚頭在破舊的藍衫胸前，笑了笑對我說：「我是一個廚子，你能否介紹一個位置給我？」第二次去的時候，他剛巧和另一位老教授吃他們自己親手燒煮的稀飯，桌頭擺一盤鹹菜。吃過後，謹慎地拿剩餘下的鹹菜端進去說：「留在中午吃。」這該是我們一生教學史上沉痛的一頁。

同學們的飯是按照教育部的獎學金標準，每月卅四斤半米。大概是「荒年出餓鬼」罷！大家都覺得不飽，寒假中各階級遞還而生「吃兩頓運動」。為了惟恐不均，每餐都秤半分。

幾位同學被捕後，各學院理事會都力主各宿舍同學集中院本部。住慣自己宿舍的同學却都不大願意。可是每人心頭都蒙上恐懼的陰影，真有「人人自危」之慨！「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来！」誰又知道呢！

開學前奏

千呼百喚的「開學」，終於依照上學期校務會議的決定二月十五日開學了。就是十五這天，約下午一時左右，湯校長坐黃包車上行程同昇巷時，不知那裏來的兩個暴徒，驚惶持棍狙擊他，湯校長當時昏絕過去，甦醒後抬入福音醫院，現在尚在昏迷中。光天化日衆目昭彰的場合下竟會如此，這到底是什麼世界！

以比例言，金華軍隊的數目在全國總還可以名列前茅罷！寒假中因同學回去的很多，各院都顯出寥落的景象。兵老爺就毫不客氣地取而代之了。文理學院駐了一營兵，後經交涉結果，各學院由城防指揮部高掛一塊「學校房屋不准駐軍」的聖旨牌，才算了。

校方開始繳費註冊了，返家的同學來校者為風毛麟角，留在校中的窮措八，窮空如洗，總辦公室仍舊是冷冷落落地。

老子？桃源乎？豈不是天下烏鵲一般黑？何處會是安樂土？讓我放眼看一看不久的明天。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通字第466號 發行人夏功楷（中山東二路九號七樓） 經 天下書報社 上海書報聯合發行所 長期訂閱請先付金
中華郵政 指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社長鄭詒德（金陵中路二四四弄三號） 售 五洲書報社 中國文化服務社 圓一千元八折優待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六一二號 發行者 華書報社（金陵中路二四四弄一號） 聯合書報社 上海雜誌公司 每冊一百五十元

知解到那裏去。聽說這是由校內特務主使的。至今天日出，這十三位同學還暉下落不明，在這裏，我真敬佩這種聰明的措施，道和堂皇的文告間的距離誰也不能計算到底演的什麼把戲？我們還是盡在不會中罷！